

她确实是个美人儿。第一次遇见她是十年前。

那天中午，姑妈做红烧肉，我去超市买酱油，第一次见到她。超市前面的小广场只有她一人，懒洋洋地依在洋槐树干上抽烟，眼神散漫地看着远处，修长的右腿搭在左腿上，手指优雅地夹着一根长长的细烟，淡蓝色烟雾升腾在雪白的齐肩卷发上。风一吹，洋槐树上落下一些花瓣儿，轻轻落到她头上、肩上……

她不年轻了，像一口深不见底的井，更像一块磁铁，瞬间把我吸引。她穿着六十多岁姑妈穿的那种碎花褂子，肥大的裤子，似乎要隐藏在这个年纪的女人当中，但她和姑妈那样的老人一点也不一样。脸不一样，眼神不一样，胳膊不一样，背不一样，反正就是好看。看到她，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词：美人儿。

后来，我到外地求学，读到让耕者忘其犁的罗敷、美丽的苔丝、好看的德拉、大碗岛上细腰淑女、莫奈持阳伞的女人，都会想起那个中午，洋槐树下满头银发的吸烟女人。

再见到她是多年后。原来，她和姑妈同住在印刷厂里的老楼房里，一个单元，她住一楼。

那天，楼下一片狼藉。老楼房正在施工接通暖气，切断了自来水管。那几天，楼上的住户都要到附近一个公用自来水管接水。

正值酷暑，用水自然少不了。我用两个红色塑料桶帮姑妈提水，一趟一趟到四楼。

一楼的门敞开着，屋内黑乎乎的，有个白发苍苍的身影站在门内，一手扶墙，一手端着个不锈钢空盆。我一眼认出，就是多年前遇见的好看老人。我停下来，把水桶放在地上，喘着气问，您，是需要水吗？

是，她说，声音很细弱。

好，这给您，我再去提就是。

好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她靠墙躲了一下。

我提水进屋，在她的指引下把水倒进她的桶里。我才发现她两个膝盖严重变形，向内弯曲着，走路几乎是挪动。相比多年前，她老了好多，似乎更瘦了，皮肤松弛，背有些驼，头发像芦花一样顶在头上，但还是有着她这个年龄少有的好看。

我忍不住打量她的家，不乱，但感觉到处清冷，地板是冷的，厨房里锅灶是冷的，座椅是冷的，茶几也是冷的，似乎处处蒙着一层霜。厨房里没



小说

李敏

有蔬菜水果，灶台上只有半包打开的面条。墙上有张合影，是她年轻时候的样子，唇红齿白，甜甜的笑脸，的确是个美人儿。身后的男人大概是她丈夫，也很好看，有一双女人一样水汪汪的眼睛。

我又提了一些水，把她的水桶倒满。

回到姑妈家，姑妈正在厨房里煮水饺。我问姑妈，一楼那位老太太的家人呢，她好像需要人照顾。

姑妈说，你说曲莲美吧，她没家人，没生孩子，丈夫多年前就去世了。

哦，咋没要个孩子，你们这辈不都爱生孩子啊。

她啊，和别人可不一样，年轻时生得美，唱腔好，当年可是咱县里的名人，下乡演出的时候，有人为了看她，追几十里路呢，当时，要多风光有多风光，用你们的话说就是粉丝无数。

她家里挂着照片，她老公长得也很好看，也是唱戏的？我问。

哦，刘会啊，也是唱戏的，是她第二个老公。人红是非多，她年轻的时候，这样那样的传闻不断，咱也分不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。第一个老公是个干部，发现追求者刘会给她买的玉镯子，认定他俩有事，天天吵。两人年轻气盛，谁也不让谁，有次争吵时，男人动手打了曲莲美，下手有点狠，曲莲美怀着孕，孩子打掉了，也落下了病根，生不了孩子了。后来男人和她离了。刘会呢，也和老婆离了，老婆带着儿子另嫁人，刘会便娶了曲莲美。这对半路夫妻也是冤家，结婚后也没少吵架。再后来，刘会得病死了，曲莲美生性高傲，不肯给人做后妈，没再嫁。一直一个人，倒是自在，这不，一老一病，麻烦来咯。

雇个保姆啊，她应该有退休金的。

说起这个就让人生气，刘会前妻带走的那个儿子，突然来认她当干妈。认完干妈，忙前忙后办理完各种手续，不见人影了。据曲莲美说，就是冲

她的房子和钱来的。谁和曲莲美走得近，谁帮她，那干儿子不但不感激还会生气，咱外人也不好插嘴。喏，这些水饺趁热给她送去，吃不了的让她凉好，够她吃两三顿的，可怜的人……

我端着水饺飞速下楼，敲她的门。很久，她才拄着拐杖，一点点挪动过来打开门，看我端着水饺，眼睛倏地亮了一下，泛起泪花。她说，啊，水饺，你姑妈每次包水饺都落不下我呢，我这废腿，出不了门，连个馒头都买不来啦，多亏邻居们照顾啊，你多大了孩子？

我说，二十三。我扶她到茶几前坐下，去厨房拿了碗筷，推到她面前。

她用袖口拭泪，说，多好的年纪，好好珍惜啊。

我速到超市，买回满满两大兜饭菜，几乎塞满了她的冰箱。她的眼睛又湿润了。

时隔一年，再去姑妈家是冬天。广场上的三棵洋槐树落光了叶子，露出干巴巴的枝干，花坛里枯叶杂草在风里摇摆。

我给曲莲美买了一大兜吃食。敲她的门后，耐心等待她开门。门忽地开了，一个满脸疙瘩的汉子疑惑地看着我，身后有个年轻女人，也满眼戒备。

这不是曲奶奶家么，我问。

她不在这里了，你是谁？

哦哦，没事，没事。

门眶当一声关闭。

回姑妈家，问起，姑妈说，那个干儿子，说为了曲莲美有更好的照顾，送到养老院去了，呸，还不是结婚着急用她房子。姑妈似乎很气愤，手里的土豆被她狠狠扔进盆里。过了一会，姑妈又说，听说曲莲美病得快不行了，不知能不能挨过这个年，哎……

再下楼，看见一楼曲莲美的家正在装修，墙角堆着一堆垃圾，曲莲美和刘会的照片扔在其中，沾满尘土。依稀看见曲莲美年轻时，花儿一样的美人。



散文

眼下，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似盛夏般火热进行中，成为最热门的话题。我不是体育迷，但也被这热烈的气氛感染，成了家乡球队的球迷。手机直播里，那些矫健的身影在球场上驰骋，球鞋与地面的摩擦发出吱吱的声响，解说员连珠炮式的声音让人应接不暇。

说起篮球，也不是未接触过，在高中那会我还真真切切遇到了一回。谁都不会想到，一个身段不高、体育成绩勉强达标的我还真上过篮球场，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。

六月的天说变就变，上午还晴空万里，下午就下起了瓢泼大雨。两个班的体育课被挤在体育馆里，空气里弥漫着胶鞋的焦糊臭和青春期特有的汗酸味。“年级篮球赛下周三举行。”老凌，一位高大健硕的体育老师接着说道，“今天参赛队员训练，其他人自由活动。”女生们三三两两散开，跳绳的、踢毽子的，像一群被惊飞的小麻雀。我们班的女篮队员已经在场边热身。生活委员急匆匆跑来：“周芳发烧请假了！”周芳是球队的后卫。老凌的眉头紧锁，目光像探照灯似的扫视全场。当那道光线落在我身上时，他的食指像裁判员判罚手势一样不容置疑：“过来顶后卫。”我慌乱着指向自己：“我？”“对，是你！”老凌的指令很笃定。我哪懂篮球？唉……好友云霞向我投来无比同情的眼光，两个调皮的男生看到我窘迫的样子发出一阵哄笑，我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。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磨蹭着挪到场中央，心情无比沉重。

裁判一声哨响，比赛开始。我像只误入狼群的羊，在场上跌跌撞撞，笨拙地前进、后移。我无

篮球如珠

沈韬

法跟上队员的步子，球始终在别人手里，可谓江湖刀光剑影，我却置身事外。突然一个橘红色的影子朝我飞来，我闭眼一接，篮球结实实砸在肚皮上。“传球！传啊！”队长叶青在裁判席边高呼边跳脚。我慌不择路地把球往篮筐方向一抛，那球在空中划出一道滑稽的抛物线，球沿着篮筐一圈两圈，咕咚，球居然穿过了篮网，中了！

几秒钟的时间凝固。然后是我们班震耳欲聋的欢呼，进球啦。云霞冲过来熊抱我：“你投中啦！”不苟言笑的老凌也向我投来不易察觉的笑容。刚刚起哄的男生收起了调皮的架势，朝我点点头。三分钟后，真正的替补队员到场，我被换下时竟有些恋恋不舍。那记瞎蒙的进球，成了我运动生涯唯一的高光时刻。

我看着手机直播里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比赛，看着“浙BA”球员行云流水的配合，忽然明白，体育最动人的从来不是胜负。就像我那记滑稽、青涩、无畏的投篮，虽然笨拙但是真诚，像那时的青春一样。

窗外的晚霞红得正艳，忽然想起体重秤需换电池，杂物间里蒙了灰尘的跑步机也该启封了。瘦身计划就从今晚开始吧，毕竟我都曾意外命中过篮筐，人生总要给自己留点荒诞的可能性。换好运动鞋，走上跑步机不紧不慢小跑，耳机里传来家乡队又进一球，随之阵阵欢呼声此起彼伏。在这个盛夏，篮球场边的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着这场狂欢，心中或许都怀揣着一颗明珠。跑步机的履带发出规律的声响，我忽然跑得轻快起来。



诗歌

济宁太白楼(组章)

纪广洋

名胜

市井女子的营生小店
因狂放诗人枕剑醉眠
遂成名胜高筑千年

外传

贺兰氏做梦不会想到
一个文绉绉的醉汉
令她沉入盛唐的外传

醉客

酒楼檐角孤悬的玉盘
洒落菜肴星星点点
贺兰氏的账单又成诗笺

豪放

千年的弯月
侧耳倾听旧城墙上
大唐的豪放

风骨

风骨不因醉卧而荒唐
举杯放箸间 挥洒
万古旖旎的诗酒沧桑